

现代绘画

——从印象派到 20 世纪先锋派

山东美术出版社



现代绘画



现代绘画

——从印象派到 20 世纪先锋派

山东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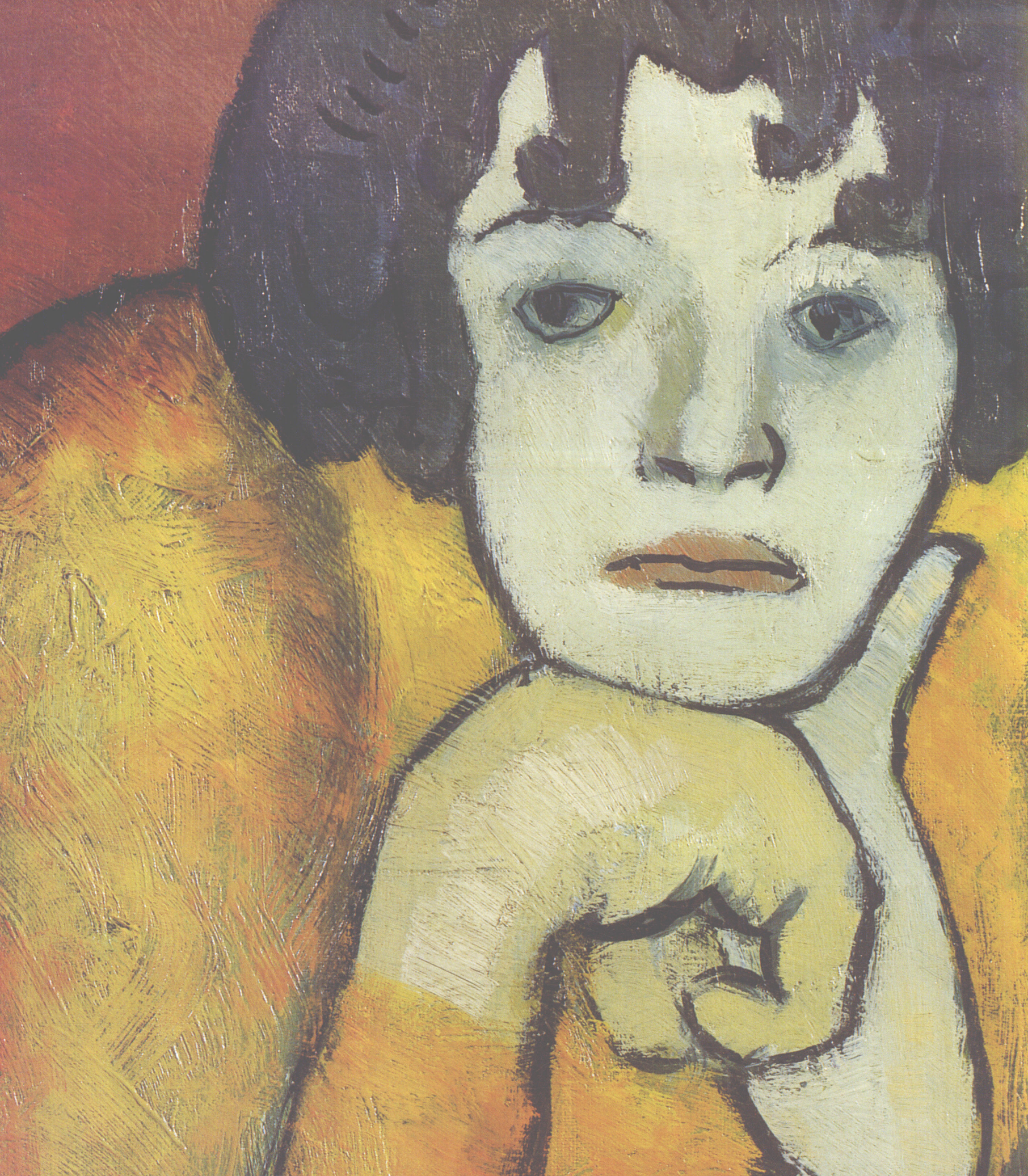
编 著 斯特法诺·佐菲
 弗朗西斯科·卡斯特利亚
主 编 全山石
翻 译 赵兴国
 老 安
艺术顾问 孔新苗
责任编辑 马晓东

出版发行：山东美术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0531)2900344
传 真：(0531)2902055
印刷装订：意大利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VERONA
开 本：889 × 1194 10 开
印 张：40 印张 4 插页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7-5330-1305-0/J · 1304
定 价： 元

本书由意大利 Electa 出版社独家授权山东美术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两个世纪以前，欧洲固守已久的政治文化制度随着巴士底狱一起崩溃了。在不列颠，工厂的烟囱与火车机车已经开始施放新时代的烟雾信号。通向我们这个时代中心的道路就是由此开始的，且伴随着剧烈的动荡与痛苦。这就是针对世界与人类这些重大主题的“现代”路线。

在诸多有益于了解当今文明之起源与发展的“证据”中，本书选择了绘画走过的历程加以审视：年复一年，一连串伟大的画家与难忘的杰作向我们展示了情感与激动、恐惧与喜悦、认同与惊讶。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从根植于欧洲中心，延伸至地中海地区的传统艺术之都，到把疆界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广袤无垠的俄罗斯，以至大西洋彼岸的南北美洲。尽管这些地方的地理位置、历史形势及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但其19、20世纪的绘画都表现出一种对于“本质”的共同探索，既对世界最深刻、最直接、最大胆的艺术想象的追求，而这是以往的艺术从来未曾企及过的。本书不按国别分类，而是借助众多国家主要画家的作品，将艺术与思想的不同时段串联起来。于是，我们的故事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过渡期开始，以戈雅寓意式的绘画为开端，进而推移到波及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它注重个人的情感而无视自然景观，注重变幻莫测的历史及日常生活的诗意。而我们穿越现代绘画旅程的第三阶段正是致力于对日常生活的分析，这种日常生活有时被库尔贝与杜米埃这类“令人不安”的人物以一种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出来。接下来是印象派画家灿烂的一章。印象主义无疑是所有绘画潮流中人们最熟悉最喜爱的一种，它带领我们沿塞纳河两岸畅游，深入巴黎的消遣娱乐生活和市内公园的凉荫处，在一群令人着迷的人物身上找到大众的乐趣与个人的感受。随后，我们便遇到19世纪后期绘画的显著变化：表现主义的出现，象征主义的诞生，以及由凡高、高更、图卢兹-劳特累克与塞尚进行的绘画技法的探索。与此同时，在产生弗洛伊德的维也纳与那个衰败帝国里，我们也目睹了一种个人心理忧患意识的发生。在即将跨进新世纪门槛的时刻，在日益逼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悲剧阴影的笼罩之下，这种忧患意识注定会愈演愈烈，演变为表现主义的思潮。20世纪以有关先锋派的辩论开场，这与那些伟大的历史运动产生时一样：如毕加索的立体派，马蒂斯的野兽派，博乔尼的未来派，康定斯基的表现派。20世纪最初几十年是绘画史上格外丰富多彩的阶段，这在整个艺术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一连串重大事件、一系列杰作相继产生，它们相互交叉，相互碰撞，又相辅相成。我们为这段时间活跃的舞台主人公专辟三章，在天然的现实与神秘、魔幻的创作发生分裂的关头，审视两次大战之间艺术的发展，审视抽象主义这一新的运动与具像绘画之间的竞争。我们的旅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止，这场战争是本世纪最根本的分水岭，它事先已被毕加索那幅最受钟爱的杰作《格尔尼卡》十分可怕地描绘出来。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6年的恐怖，新的社会形势与世界形势使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摒弃传统的法则，使人们习惯了的艺术规范几乎变得毫无意义。从此以后，谈论“绘画”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已然开启，对这一境界，本书收录的许多杰作已有所预见，而新一代的艺术家正以无法预见的方式进行着新的创作。

沧桑世纪之交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1808年5月3日（局部）
1814年
画布油画
266cm x 345cm
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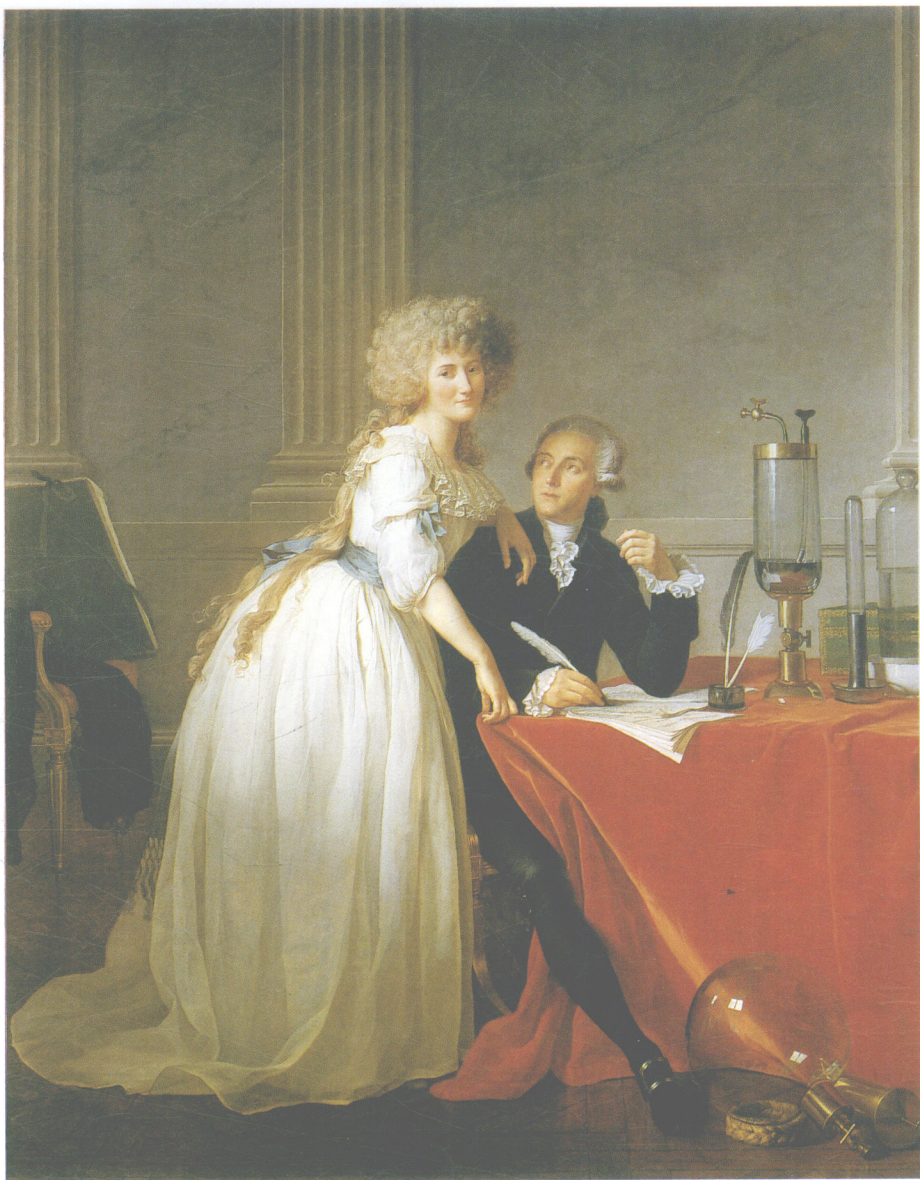
在人类文明史上，世纪之末有若干次成为激烈变革的时期，引发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心理上的深刻剧变。15世纪末，航海的发现与宗教的分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18世纪后期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大概是历史与文化发展中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标志着两个时代的分界，同时也是关于人类社会与我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分水岭。法国大革命及随后拿破仑的帝国，还有诸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美国的统一——这一切为欧洲知识分子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一代画家、音乐家、哲学家与诗人发觉他们处于十分艰难却又令人振奋的境地：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认识去解释世道的衰落与新时代诞生前的阵痛。与画家戈雅、达维特、福斯里、布莱克为伍的这一代人有康德与贝多芬，哥德与卡诺瓦，席勒与托瓦尔森，福斯卡罗与英国的诗人们。他们于乱世之中时而关注现时的道德承诺，时而表达对美的痛苦怀恋，把它们视为人类的最高利益与最后希望。那时各种各样的见解与说法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在世纪之交，整个欧洲都欣然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从建筑到时尚，人们回首追寻古代希腊、罗马及稍后法老埃及的榜样。许多年来，

新古典主义被赋予一种反面形象，被认为是一段回归“陈腐”的学院派成规的倒退。如今，经过对新古典主义时期审慎的重新考查，人们重新发现了那个剧烈变革时代的内在价值。那时候，形式主义成为一种蕴含着极大张力的表现手段，这种张力明澈精微，对激发感情、刺激感官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00年后的今天，新古典主义重新广为“流行”，这肯定不是巧合，而是因为我们又面临一种划时代转变的历史形势，它或许使人们回想起18世纪末期的情形：柏林墙坍塌的瓦砾与巴士底狱的瓦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戈雅与达维特可能看似两个互相对立的人物：一位易动感情、爱憎强烈，另一位头脑清醒、工于心计。在戈雅的《奇想集》、《战争的灾难》和《黑色画集》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孤独、阴郁、尖刻讥讽的精神；而在达维特反映拿破仑如日中天的作品中，我们则看到辩护士的风采，看到公共社会与官场的显赫。然而被达维特与戈雅描绘成两副面孔的却是同一个社会与艺术环境，即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纪”中间的过渡时期。而两位画家也遭遇了同一种命运——流放。在19世纪前夕的绘画领域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对其近期的艺术，尤其是18世纪欧洲宫廷洛可可风格的排斥情绪。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随着启蒙时代的发端与狄德罗百科全书文化的兴起，人们对后期巴洛克风格浮华铺张的不满乃至厌倦就已经出现了。受18世纪后半期考古学重要发现的推动（比如庞贝城的发掘、雅典城邦的研究、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运动），新古典主义在德国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尽管其立足的基础并不牢固——比如，认为罗马的雕像其原作来自希腊，雕塑虽涂着鲜艳的色彩，其原色却是白色——温克尔曼、莱辛和孟斯却为一种变成生活方式、成为伦理与公民道德之表现形式的艺术制定了法则。新古典主义取得成功、被接受为宫廷艺术之时，洛可可艺术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日：最后一位大装饰家乔·巴提斯塔·提埃波罗1770年逝于马德里，他临终一贫如洗，被新的时尚所湮没。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流行也使赴罗马考察变成艺术家的头等大事，这个永恒之都重又成为吸引欧洲知识分子与画家的磁石，尽管它不像17世纪初那样

雅克-路易·达维特·
萨宾的妇女
1799年
画布油画
385cm × 522cm
巴黎，罗浮宫藏



被视为新艺术的熔炉。人们来到罗马研究过去,最重要的是建筑遗迹,同时还有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阿尼巴·卡拉契的宗教湿壁画,克劳德·洛兰及17世纪其他大师们理想化的风景画。由此可见,熟悉古代、文艺复兴及17世纪意大利“经典之作”对许多欧洲画家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指那些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甚至还包括其后的若干代人。过去的风格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那批最伟大的画家风格的首要资源。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会明白,卡拉瓦乔与委拉斯克斯对戈雅而言何等重要(还有提香通过贝拉斯克斯对他的重要影响),达维特从尼古拉斯·普桑那儿吸取了多少教益。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德国拿撒勒画派的发生与发展,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那里,贝特尔·托瓦尔森的技法独占鳌头,他是一位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新古典主义雕塑家。比较而言,一个实际上缺乏地域绘画传统的国家却成为19世纪初最富有生机的国家——这就是英国。直到18世纪中叶,杰出的肖像画家与卓越的文化振兴者齐舒亚·雷诺兹爵士才在伦敦建立皇家美术学院。对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培训自然要包括对伟大“经典”的研究,不过比之欧洲大陆的同行,英国艺术家表现出了更大程度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在英格兰,绘画与文学建立了一种十分密切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非常坦率、非常热烈,成为19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的先导。英国的画家们接受了奥西恩与莎士比亚、弥尔顿与但丁的挑战,大胆地涉足梦魇、无意识与幻觉这些超凡境界。最后,我们还不能忘记,由于拿破仑的大肆掠夺、地中海国家的考古运动,以及意大利人对艺术作品的疯狂兜售,导致许多卓越的艺术杰作(从拉斐尔到菲迪亚斯)被发送到罗浮宫与不列颠博物馆。这些新的“欧洲都会”大博物馆为艺术家提供了难以估价的传统典范,供他们研究、临摹。排除远程旅行的部分需求,在摄影复制技术出现之前,这些博物馆成了特别受惠顾的艺术场所。



雅克-路易·达维特
安托尼·拉瓦西埃与妻子
画像
1788年
画布油画
260cm × 195cm
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阳伞

1777年

画布油画

104cm × 152cm

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藏

这是戈雅为皇家壁毯厂绘制的最精致最著名的草图之一。这种组画要求极高，从中可以看出戈雅充当了巴提斯塔·提埃波罗继承人的角色，成为西班牙宫廷住宅的装饰家。戈雅沉湎于洛可可典雅精致的气氛之中，他以愉快的参与意识去表现流行的主题。考虑到随后即转变为壁毯，画的构图比较简洁，同时色彩的组合也极为和谐，无疑与绚丽的威尼斯画风保持了一致。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1746年生于芳代托杜斯

1828年卒于波尔多

本书用戈雅的名字开场决非偶然，这位西班牙画家最先把握了以18世纪末为标志的历史与艺术的根本转折，而且，他以最热情的态度去表现它。戈雅的人生与艺术风格的成长过程是与众不同的：从最痴迷、最独特的洛可可风格到19世纪现实主义的边缘，他经历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试验，这些试验几乎无一不预见了后来在欧洲广为流行的文化倾向。他勤勉的艺术训练自乡下开始，至1771年赴意大利的旅行而结束，这使年轻的戈雅获得了极为深厚的造型修养。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他最初的大型装饰画中，如萨拉戈萨省皮拉尔教堂的湿壁画。1774年戈雅在马德里宫廷

得到一个重要职务——为壁毯厂绘制草图。他采用提埃波罗的风格，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18世纪马德里充裕高雅的上流社会。这些草图（现存普拉多）的成功使戈雅成为西班牙最有名的艺术家，并从1789年起出任国王的官方画家。戈雅为宫廷与马德里的贵族画了许多肖像，这些画像显露出他对委拉斯克斯的精心研究。然而渐渐地，戈雅的人物形象失去了早年那种丰富的色彩与自信的神情，而且他把他们安排在空寂的背景中，凝视的目光充满了幻觉。1792年，画家受到疾病的袭击，几乎变成聋人，自此以后，他的孤独感益发加深了。另一方面，在他的个别人物形象退避于彷徨孤独的时候，戈雅又以高度的敏感去观察大众的活动、平民的生活习惯，并以巧妙的讽刺与想象去表现俗语箴言。他在马德里佛罗里达圣安东尼奥教堂创作的湿壁画（1798）华丽壮观，紧接着

又创作了铜版画《奇想集》，以及具有世纪末风味的非凡群像《查理四世家族》，画中充满了衰颓的人物与抑郁的气氛。19世纪初年，戈雅经常画一些女性形象，两幅《玛哈》为其登峰造极之作，其浓笔重彩堪与提香媲美。1808年西班牙遭受拿破仑军队的侵犯，国家面临可怕的灾难，戈雅冷酷地表现了这场悲剧，他创作了《战争的灾难》组画，随后又以马德里起义及对起义的镇压为题材创作了两幅画。1810年以后，戈雅的画面逐渐流于隐晦、散乱，色调深暗阴郁，画家的苦闷最终郁结为他在乡下家中墙壁上绘制的充满激情的《黑色组画》。1824年，戈雅离开西班牙到波尔多，于相对平静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在该地的居留使他对随后19世纪法国绘画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如花女子

1786年

画布油画

277cm × 192cm

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藏

此画选自戈雅多年完成的第6组壁毯的草图。从其构图（深棕色的山坡与纤细的绿树形成对比）与刻画人物的清晰的写实主义手法来看，画面令人联想起多米尼克·提埃波罗的田园风光画。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唐·路易·德·波旁家族
1783年
画布油画
248cm × 330cm
私人收藏

此画展示了戈雅群像
构图的非凡技艺，与委拉
斯克斯及伦勃朗的风格一

脉相承。人物聚集在灯光
暗淡的牌桌周围，位于左
首的画家开始画像。我们
面前展现出一连串的面
孔：男人的、女人的、儿
童的，有的十分稚嫩，有
的布满岁月的皱纹，有的
高尚大度，有的心烦意乱，
有的忧虑，有的古怪——
一群生机勃勃的人物。微

弱的烛光下，画面暗部却
被出乎意料的光照亮了。
人群传达了一种隐约的忧
患意识，这与查理四世王
宫傲慢的冷漠大相径庭
(见18页)。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唐·路易·德·波旁家族
(局部)
1783年
画布油画
248cm × 330cm
私人收藏

小女孩为玛丽亚·特
尔萨·德·波旁，钦乔恩伯
爵夫人，时年2岁。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红衣主教路易·玛丽亚
1798年
画布油画
200cm × 196cm
巴西，圣保罗艺术博物馆藏

总体而言，戈雅的肖像画代表了整个绘画史上最有趣的篇章之一。他创作的立姿全身画像均置于灰色调的背景中，画家显然回归了委拉斯克斯的风格，并通过后者回归了提

香的风格。这一传统还表现在浓笔重彩的技巧之中。不过，与两位杰出的前辈相比，戈雅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在人物忧虑的感情上，将他们描绘成困惑、孤立、焦虑的形象，甚至在18世纪进入尾声之前，他们身上就蔓延着一种惊惧不安的感觉（由轮廓的模糊部分地表达出来），使人物形象变得具体、实在，但心理上却让人捉摸不定。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萨拉娜侯爵夫人
1794-1795年
画布油画
181cm × 122cm
巴黎，罗浮宫藏

画中这一苗条典雅的形象，面色异常苍白，似乎预示着这位女贵族的早逝——她在1795年去世，年仅28岁。这是临近世纪末戈雅创作的又一幅令人着迷又令人不安的肖像。

